

大學發微
大學古本旁注
大學辨業

大學本旨
大學證文



大
學
證
文

毛奇齡稿

中
華
書
局

大學證文（阮洞名集二）

蕭山毛奇齡

又名姓
字大可稿

張希真石虹
傳光遇時嘉較

大學無古文、今文之殊，其所傳文亦無石經本、註疏本之異。自西漢傳禮記四十九篇，中有大學、中庸、二書，竝著爲經，而其時復有以大、中、二書并論語、孟子稱小經者。析二書于記，爲之單行，因別有大學、中庸之目。歷漢、晉、隋、唐，以及于宋，未有異也。河南二程氏竝讀大學，疑其引經處參錯不一，因各爲移易，實未嘗分經別傳，指爲誰作，且變置其文，而加以增補。而朱氏元晦乃復爲之割之析之，遷徙顛倒，確然指定爲執經執傳，執言執意，執衍當去，執闕當補，而且推本師承，以爲皆程子之所爲。一則曰程子所定，再則曰竊取程子。夫程子則焉能不受哉？獨是改本雖存，猶屬私藏，不過如二程所改之僅存于二程全書之中，不必強世之皆爲遵之。而元、明兩代則直主朱子改本，而用以取士，且復勒之令甲，敕使共遵。一如漢代，今學之所爲設科射策，勸以利祿者，而于是朱子有大學、五經無大學矣。考漢代立學，原分古今，古學校文，今學取士，古學無異同，今學可出入，而明則取士從同，校文從異，故科目士子竝不知朱本之外，別有舊本，而一二學古者，則又更起而施易之，或以彼易此，或以此易彼，爾非我是，競相牴牾，而沿習既久，忽有僞造爲古本獻之朝廷，以爲石經舊文，所當頒學宮而定科目者。夫祇一改經，而相沿禍烈，至于如

此此不可不爲之辨也。夫漢魏石經，原有兩碑，而實無兩本。乃嘉靖之末，忽假爲政始石經，變置原文，與五經之所傳者參易殆遍。而甬東豐氏爲之發藏，海鹽鄭氏爲之覈實，戶曹進其書，黃門勒其字，揣其意，似亦不嫌于程氏之所爲，而思奪其說，乃故託爲古文以勝之，使世之好事者可以去彼而從此，而不知以惡人改經之心，益復自蹈爲改經之惡而不之覺，其亦愚矣。然且其所改經本，本後程氏，而既名古本，則其所以正之者，反不在程氏，而在此本何也？以其所改雖後起，而改之之名，反在先也。若夫既改之而又補之，則何爲哉？張氏仲誠曰：古文錯簡，何處蔑有，獨不宜有所闕失，而重賴于補，且其所闕失者，則又入學之要功也。夫功之要者，雖謚不闕，況要之尤要，他不之闕，而獨闕于是，亦可怪矣。及觀語類，則致知之傳，朱子補之，而亦若悔之。其答胡氏書有云：聖學惟用敬耳，向謂先致知而後用敬，殊不其然。是必于小學中灑掃應對之時，涵養用敬，以先于格致，而後大學可言焉。其說見後第四卷夫祇此聖功，初以爲首在窮理，不在用敬，常加格物于誠意之先，而補之大學，既又以爲首在用敬，不盡在窮理，又常加誠意于格物之先，而暗補之小學，則猶是闕失，而既補其文于文外，又補其意于文之外，將見從入之途，不得之前人之傳，而僅得之後人之補救，且不僅得之後人之補救，而必隱探之他書，暗寄之別錄，而竝不使入學之文之得以自見于經傳，豈列聖相傳之意哉？且夫格致之文，固具在也。昔者陶氏石梁嘗解中庸，求不偏之旨而不得，曰：豈有量地裁步而可以處中者乎？既而讀喜怒哀樂之文，始恍然曰：中之義，中庸自解之矣。予讀大學，以爲格物致知，安有如後儒之紛紛者乎？既而讀此，謂知本，此謂知至，之文，亦恍

然曰格致之義前聖自解之矣。特漢儒校經首禁私易。卽禮記子貢問樂一章。明知錯簡而仍其故文。竝不敢增損一字。而周書武成所謂無今文有古文者。卽簡篇錯互。未嘗敢擅爲動移。而但爲之參註于其下。以爲校經常如是耳。向使大學果有錯誤。苟非萬不能通。亦宜倣漢儒校經之例。還其原文。而假以辨釋。泥其所爲錯誤者。則又程改而朱否。兄改而弟否者也。夫嚴父報讎。子且行劫。展轉效尤。焉所底賴。自僞石經出而不得其由。且有罪虞松而疑莽。歎者矣。其說見後第二卷萬一後儒繼起。復如程朱者三人。而六經之存已爲僅事。卽不幸而莽。歎當時恃其權力。以藉口于儒者之恆事。乃大肆其志。必自快其無忌憚之私。而後已。則秦人之火。豈在多乎。因搜列舊文。略證諸說。而全列四改文于其後。曰大學證文。若元明改本。約十餘本。不能全列。第舉其行世者五本附之。曰可從此睹其概焉。

大學

此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也。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。后蒼校之曲臺。此儀禮也。劉歆傳周官于杜子春。卽周禮也。惟劉向所考五禮。梁人戴德。戴聖刪存其書爲四十六篇。馬融又增入三篇。名曰禮記。而大學在其中焉。若隋志謂河間獻王原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。劉向取他記增倍之。今皆不傳。

舊以易、詩、書、春秋、禮記爲五經。易、詩、書、春秋、禮記、樂記爲六經。易、詩、書、周禮、禮記、儀禮、春秋三傳爲九經。易、詩、書、春秋三傳、禮記、周禮、儀禮、論語、爾雅、孝經、孟子爲十三經。然又有以春秋諸經爲大經。孟子、

論語、大學、中庸、孝經、爲小經者。則大、中、論語、孟子、在漢、唐、早已單行。不始宋儒作四子書也。宋仁宗天聖八年。曾以大學賜新第王拱辰等。惟爾時已有專本。故可取爲賜。觀韓愈原道。獨標誠意。卽在唐世已專行其書可驗耳。

舊稱孔子沒後。七十二子之徒。共撰所聞。以爲此記。中庸子思所作。緇衣公孫尼子所撰。鄭康成云。月令呂不韋所修。盧植云。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。三年間。荀卿所著。樂記河間獻王諸生所輯。斷無妄逞臆見。可曰某人作者。若大學舊亦稱爲子思作。則見鄭端簡古言。與唐氏奏疏有曰。虞松校刻石經于魏。表引漢賈逵之言曰。孔伋窮居于宋。懼先聖之學不明。而帝王之道墜。故作大學以經之。中書以緯之。則亦指爲子思之書。第鄭註不言。而孔氏正義亦未明指。則尙未敢信耳。若止菴楊氏作大學四體文。有云。賈逵數語。在他書所載有之。亦傳聞偶爲之言。夫不信其書。則已矣。旣曰有之。又曰偶爲之言。則明代去漢甚遠。何以知逵爲傳聞。爲偶言。此仍是憑虛逞臆之語。豈好學君子所宜有焉。

是書在五經禮記。竟削其文。至今猶幸見真本者。藉十三經中鄭氏註耳。明嘉靖閒。王文成公刻古本大學。當時文士在官者。自中及外。稱明代極盛之際。尙相顧胎。罔竝不信大學復有此本。可爲浩嘆。第其稱古本。則原無今本可爲匹偶。不如直稱大學二字爲當。今按鄭註孔疏。不分章節。但以大學之道起。至止于信爲一截。子曰聽訟起。至末爲一截。此亦不得已而爲署註之地。與兩截分章不同。故不具錄。

漢制分古學今學。考正大義。辨析疑異。爲古學。設科射策。勸以利錄。爲今學。古學各有師承。不得同異。違者加非聖悖師之律。若今學則更端發擲。彼此角互。統不爲害。以重在義理。不在文字也。若明代則設科對策。嚴立令甲。至考古家講析剖辨。則人自爲說。分爭植棚。視爲固然。是以應舉之外。紛綸立論。與漢制正反。第古學師承。只在訓詁。至經文字句。稍或移易。便膺大戾。而明代諸儒。競作改本。致輕薄士子。有以納粟太學生爲大學生者。以其訛舛可彈摘也。嗟乎。何以致此。

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。定而后能靜。靜而后能安。安而后能慮。慮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。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。則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。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。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。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。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。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。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。知至而后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修。身修而后家齊。家齊而后國治。國治而后天下平。

大學一書。自爲首尾。竝無節次。註疏舊本。以大學之道。止于信爲一截。此爲分註。非分節也。惟蔡氏乃賈刻禮記模。仍照註疏列。此本以大學之道。至此爲一節。統起也。自天子至未之有也。爲一節。疏格致也。高忠憲嘗取以註古本大學。今蔡氏子伯傳乃賈書。見子伯所著古學通纂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其本亂而未治者。否矣。其所厚者薄。而其所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此謂知本。此謂知之至也。

王心齋氏語錄有云。格物者。格其物有本末之物。致知者。致其知所先後之知。世以其爲姚江之學而非之。見江西楊氏所著四體大學。夫姚江以格物爲正物。爲去欲。而心齋不守師說。故爲是言。反追咎師承。原屬鹵莽。及禾中朱檢討竹垞于京師藏書家得宋黎氏立武所作大學發微。有云。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。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。蓋通量物之本末。事之終始。而爲用力之先後耳。夫物孰有出于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。天下之本在國。國之本在家。家之本在身。身之本在心。心之發爲意。此物之本末也。誠而正。正而修。修而齊。齊而治。治而平。此事之終始也。本始先也。末終后也。而曰知所先后者。其究在乎知止而已。則其說原有來歷。非私說也。其旣山陰劉先生講學戴山曉示門徒。亦如所云。然後喟息。今姜氏所刻劉子學言。明載其語。立武字以常。臨江人。官國子司業。嘗以講學受門徒。爲宋末儒者。號元中子。明郝京山敬刻禮記通解。其于大學知本節曰。物有本末。卽格物。知所先後。卽致知。姚承馨彝牧刻四書疑問曰。知本卽知先。知本知先。卽知止。知止而己至矣。故曰物格而后知至。

蔣氏道林謂大學之道。必先知止。而其功則始於格物。格物也者。格知身家國天下之渾乎一物也。格知身之爲本。而家國天下之爲末也。格知自天子至庶人。皆以修身爲本也。

湛甘泉視學嘗謂學者云。大學古本卽以知本爲格物。知本者。知修身也。然則格物亦第知修身爲大學要功耳。安有從修身外求致知者。

莫非物也。而身爲本。莫非事也。而修身爲始。故知先卽知止。知止卽物格。知止能得。卽物格知至。何則。

知本故也。此羅氏念庵語。

大學只是一章書。羅氏近溪格物只一物。修身是也。致知只一知。知本是也。孫氏鍾元問答。大學兩此。謂知本。一是修身。一是誠意。然誠意正所以修身也。知者知此而已。邵世培先生集。

纔知反求諸身。是真能格物者也。又曰。千變萬化。有一不起化于身者乎。千病萬痛。有一不起痛于身者乎。此處看得透。謂之格物。謂之知本。故曰。此謂知本。此謂知之至。高忠憲公東林講義。

說。

知修身即行修身。則知與行一。若知外物行修身。則于修身分上尙欠一知字。張仲誠白龜圖示學者。

俗學誤以未之有也。爲一篇絕語。遂疑此謂二字不接。試平心從上文讀下。便自了了。然此地不得著註語者。以下文緊接誠意無斷處也。此聽齋學錄中語。

魏文靖公爲松江教授時。講學神山。神山即佘山也。曰。大學曰。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則家國天下。末也。又曰。德者本也。則親民末也。格物者。格此而已。格之有主。即爲知止。格之有序。即爲知先。格之有要。即爲知本。時學者疑非傳義。文靖從容曰。此非試場。且可論學。前輩之言。婉而切如此。

吳江朱氏愚菴。與楊令若論大學補傳書。有曰。袁公問曰。誠身不過乎物。天下國家皆物也。身心意亦物也。意何以誠。心何以正。身何以修。即格物也。格物之本。則于身心意求明德之事。格物之末。則于國家天下求親民之事。愚菴書亦有致知即致知止之知。格物即格物有本末之物語。

李善文選註引蒼頡篇格量度之也。廣韻亦然。蓋從修身一量度間。便謂知本。

睢州湯潛菴斌嘗以侍讀學士入起居注。與施愚山、李石臺、二侍講論格物之說。潛菴曰。窮理固無害。不知大學格物。果是窮至事物之理否。時張編修烈在坐。嘿不出一言。次日作書數千言。詆之。潛菴不答。又次日于史館相見。謂曰。昨欲奉裁。以窮致物理無暇。故小緩耳。各揖而退。此康熙壬戌年事。

說文格。木長貌。又式也。正也。木長故有式義。式故有正義。論語有恥且格。孟子格其君心之非。書云。惟先格王。正厥事。又曰。格其非心。禮記曰。子曰。言有物而行有格也。註行無踰矩爲格。亦規正之義。故文成謂物是意之所在。格是格其不正。以歸于正。皆主此解。如禮之扞格。則音洛字。音義俱異。他如格鬪。格殺。阻格。皆後來語。于古文語意不類。蔡氏四書模

格有數義。玉篇云。格。至也。爾雅云。來也。至卽來意。書曰。格爾衆庶。故註疏訓格物云。格。來也。物。猶事也。其知于善深。則來善物。其知于惡深。則來惡物。若文成以格爲格正之格。則本說文格正也。書曰。格其非心是也。特文成又有格去物欲之說。則本之司馬溫公扞禦外物解。但扞格之格。與沮格之格。俱音聞。如學記。發然後禁。則扞格而不勝。史記。廢格事。漢書。太后議格。唐書。其議遂格。皆讀作聞是也。至若朱傳解作窮至。則至自然字。不甚着力。窮而又至。反覺矯勉。故宋後爲字書者。如元人黃公紹輩。皆迎合朱子之意。而又爲小變。改作窮究。然亦後來之註。非古義矣。朱子借古義至字。而加窮字。後人取新義窮字。而去至字。不如據玉篇。廣韻。諸書。作量度解爲妥。或謂天壽平格。格字有窮極義。不知平格。與

神保是格。矧曰其有能格。俱作感格通格解。不必強合。徐氏仲山賁治文字雜論。

所謂誠其意者。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。如好好色。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小人閒居爲不善。無所不至。見君子而后厭然。揜其不善。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。如見其肺肝然。則何益矣。此謂誠於中。形於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曾子曰。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。其嚴乎。富潤屋。德潤身。心廣體胖。故君子必誠其意。詩云。瞻彼淇澳。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瑟兮僴兮。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。如切如磋者。道學也。如琢如磨者。自修也。瑟兮僴兮者。恂慄也。赫兮喧兮者。威儀也。有斐君子。終不可諠兮者。道盛德至善。民之不能忘也。詩云。於戲前王。不忘君子。賢其賢而親其親。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。此以沒世不忘也。康誥曰。克明德。太甲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帝典曰。克明峻德。皆自明也。湯之盤銘曰。苟日新。日日新。又日新。康誥曰。作新民。詩曰。周雖舊邦。其命維新。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詩云。邦畿千里。惟民所止。詩云。緡蠻黃鳥。止于邱隅。子曰。於止知其所止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。詩云。穆穆文王。於緡熙敬止。爲人君止於仁。爲人臣止於敬。爲人子止於孝。爲人父止於慈。與國人交。止於信。子曰。聽訟。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無情者。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。此謂知本。

此謂知本。本者。謂誠其意也。禮記注疏鄭氏本註。

自瞻彼至知本。此廣明誠意之事。孔氏穎達正義。

大學誠意。中庸誠身。誠意在慎獨。誠身亦在慎獨。故是千聖一理。范氏九大讀書錄。

古人入大學。始得讀大學之書。元子、冑子、庶人之子。一也。其書頭緒雖多。只須理會修身爲本四字。所謂修身爲本。亦只須理會誠意二字。迨夫意已誠矣。身則修矣。而後平日所格天下國家之物。與所致齊治均平之知。乃得左右逢源。舉而措諸皆爲實際。若單講致空虛之良知。與博通事物之名數。其于大學之道。相隔千里。吾黨何取焉。陳石菴會語支言

汝南陳氏耀文問辨錄云。注疏前句此謂知本。云本謂身也。於後句此謂知本。云本謂誠其意也。此正相應處。又云。本末終始。原非條件。只因本字。遂謂之釋本末。然則又以何者釋終始耶。又曰。康誥以後。皆與誠意相引伸。而朱傳曰。釋明新止善。夫格致誠正修明德之事也。齊治平新民之事也。知止定靜安慮能得。止至善之事也。既已備言之矣。而又釋之何居。此三段皆見經典稽疑

上蔡張氏沐浴龜問問答曰。只一誠意。而列聖所云明新止善之理。俱備焉。則誠意要哉。

所謂修身。在正其心者。身有所忿懣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恐懼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好樂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憂患。則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。視而不見。聽而不聞。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謂修身在正其心。所謂齊其家。在修其身者。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。之其所賤惡而辟焉。之其所長敬而辟焉。之其所哀矜而辟焉。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。惡而知其美者。天下鮮矣。故諺有之曰。人莫知其子之惡。莫知其苗之碩。此謂身不修。不可以齊其家。所謂治國。必先齊其家者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。無之。故君子不出家而誠教於國。孝者所以事君也。弟者所以事長也。慈者所以使衆也。康誥曰。如保赤子。心誠求之。雖不中。不遠矣。未

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。一家仁，一國興仁；一家讓，一國興讓。一人貪戾，一國作亂。其機如此，此謂一言僨事。一人定國。堯舜帥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；桀紂帥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，是故君子有諸己，而后求諸人；無諸己，而后非諸人。所藏乎身，不恕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治國在齊其家。詩云：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宜其家人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：宜兄宜弟，宜兄宜弟，而后可以教國人。詩云：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其爲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所謂平天下，在治其國者，上老老，而民興孝；上長長，而民興弟。上恤孤，而民不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所惡於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惡於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惡於前，毋以先後；所惡於後，毋以從前；所惡於右，毋以交於左；所惡於左，毋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詩云：樂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。詩云：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，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有國者，不可以不慎，辟則爲天下僇矣。詩云：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。儀監于殷，峻命不易。道得衆，則得國；失衆，則失國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財者末也。外本內末，爭民施奪，是故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；貨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康誥曰：惟命不于常。道善則得之，不善則失之矣。楚書曰：楚國無以爲寶，仁親以爲寶。舅犯曰：亡人無以爲寶，仁親以爲寶。秦誓曰：若有一个臣，斷斷兮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；人之有技，聖心好之，不啻若其口出，寔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孫黎民，尙亦有利哉！人之有技，嫻疾以惡之，人之有技，聖心違之，俾不遁，寔不能容，以

不能保我子孫黎民。亦曰殆哉。唯仁人放流之。進諸四夷。不與同中國。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。能惡人。見賢而不能舉。舉而不能先。命也。見不善而不能退。退而不能遠。過也。好人之所惡。惡人之所好。是謂拂人之性。菑必逮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。必忠信以得之。驕泰以失之。生財有大道。生之者衆。食之者寡。爲之者疾。用之者舒。則財恆足矣。仁者以財發身。不仁者以身發財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。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。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。孟獻子曰。畜馬乘。不察於雞豚。伐冰之家。不畜牛羊。百乘之家。不畜聚斂之臣。與其有聚斂之臣。寧有盜臣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。以義爲利也。長國家而務財用者。必自小人矣。彼爲善之。小人之使爲國家。菑害並至。雖有善者。亦無如之何矣。此謂國不以利爲利。以義爲利也。